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十五回 五猴擊天印 百雉炬雙毫

卻就童體仁兵馬喪於烏楓嶺，又折卻鐵鷁，再使石犴往獨鎖渡請救，只落得單身獨騎，連夜逃回雙龍。使燕鐘、烏豪、林堅、吳艾等將所護廉能、賀德各城邑資財，分與死亡將士的父母、妻子，軍民大悅。鐵鷁之弟鐵雕、鐵鵬上殿泣懇興兵復仇。童體仁垂淚道：「卿等勿過悲傷，待石丞相來，便圖雪恥。」鐵雕道：「臣弟兄二人奉命巡視東、西諸島，無不歡洽，今願仍往前去，邀同齊心進取，土地歸雙龍，寶貨給諸島，自然畏威懷德，竭力聽命。」童體仁道：「連橫之策固善，奈器用未全。」鐵雕道：「敢問缺少何物？」童體仁道：「大海茫茫，甲馬盡喪，軍將輻重必須渡洋。諸島既乏大材，船豈易造？」鐵雕沉吟，鐵鵬奏道：「島主洪福，無庸慮渡洋。臣前巡至金蓮島，見本年所產金蓮花異常茂盛，往時止於千餘朵，今歲有數千朵。其花一莖或三座或兩座，每座十二瓣，每瓣長五六尺，寬二三尺；長七八尺，寬五六尺不等。島人用以為舟，一人乘坐有餘，入水不濡，風濤愈大，浮泛愈穩，隨波上下，從無失誤。且瓣性遇軟則柔，遇硬則堅，可為甲片，刀矢莫能入。」童體仁喜道：「有此奇物，是天賜寡人復仇也！當用甚麼交易？」鐵鵬道：「聞彼處鋼貴，以鐵饋之，應樂從命。」童體仁依允，即使二臣載貨往結各處，自於國內撫孤問疾，收得精壯五千人，朝夕賞獎訓練。石犴亦歸，將浮金主兵敗，舍獨鎖渡還國。郎福厚恐陷不測，以行軍所蓄先附載來，又令家屬取向所積聚陸續密送，寄頃於本島的話次第告明。童體仁大喜道：「聞余大忠、郎福厚乃男色中之絕頂，今福厚蓄積既來，其人不久當至，須設榻以待之。今與卿商議興兵。」石犴道：「須先往浮金收集木料。」童體仁道：「不必用艦，鐵鵬往取金蓮瓣矣。」石犴道：「臣聞耆老雲，乘金蓮用武者雖安逸，而終有咎。」童體仁道：「乘之以往，到岸則奪彼船，何愁終咎乎！」石犴遵辦各事。數日後，鐵雕、鐵鵬俱回。鐵雕帶得飛鵝島頭兒終亭、臥虎島頭兒居冉、鳴鐘島頭兒步鉅、奔葵島頭兒樣車、擊拳島頭兒文駒、仙弓島頭兒匡晶、大團島頭兒廣地，鐵鵬帶得鬥牛島頭兒既皎、碧天島頭兒衡始、金蓮島頭兒鬱廷、萬峰島頭兒汰瑤、蛾眉島頭兒關疆、鯢脊島頭兒寇靖、自蛙島頭兒越彤，各領雄兵一千，前來聽令，過洋爭鬥。童體仁出城觀看，各隊軍士形容裝束雖不相同，卻都精悍壯健，俱加賞勞，令與本島銳卒搭習練陣勢。鬱廷呈上金蓮瓣八百石，童體仁大喜，另給酬謝。

當日，石犴正在殿上同議取進之途，忽報有浮金郎大夫到，在郊外候命。童體仁連忙排駕出城。定睛看時，質如瑞雪且多芳澤；色似芙蓉更有光輝。石犴向前告郎福厚道：「寡君聞大夫降臨，特賜親迎。」郎福厚趨進拜見，童體仁下乘扶起道：「寡人聞石相所言，逆料禪幃將照小島，日夕懸望，今獲追隨，實由天授。」說畢，攜手上輦。郎福厚謙辭，童體仁哪裡肯依，同載入宮，接連數日不理政務。鐵雕叩門請見，內侍報知。郎福厚問道：「為甚事情？」童體仁道：「乃鐵鷁之弟鐵雕，痛兄念切，催速進兵。」郎福厚道：「夙聆鐵家五虎俱係英豪，雖念私仇，亦屬島恥，微臣願護駕進齋。」童體仁大喜，即點鐵雕領飛鵝等六島將士為前鋒，鐵鵬副之，自領本島兵五千為中軍，石犴領鬥牛等七島將士為後護，盡給金蓮瓣為甲片。

童體仁與郎福厚乘船，石犴騎馬，其餘將士、兵丁並輻重，俱用金蓮瓣載裝運行。不由南路，而由西南過洋。

次日，鐵鵬獲得一隻沙鯨船，解來報功。童體仁問所捉頭領道：「你係何處人氏？」答道：「小臣係天印島驛官，名喚尤雲，奉令往南西各處借兵，飄到五沙島，為強人所迫逐，拚命駛來。冒犯之罪，叩求寬恕！」童體仁令解綁，問道：「爾島進攻亦敗績麼？」尤雲道：「不但兵敗，島主遭擒，尚未獲有生死實信。」童體仁道：「現在誰人督理？」尤雲道：「今係將軍沙虎、浮金大夫子直為首。」郎福厚道：「我說子直逃於何處，卻在天印起兵，可喜，可喜！臣當寄信於彼，催其作速出師。」童體仁道：「使浮石首尾不能相顧，更為得策。」郎福厚修書，又再三叮囑。尤雲領命更裝，揚帆向東而去，本船亦向西南來。前鋒鐵雕等登岸，收拾停當，便殺到勁城。

這城乃依山壘石築就，守將姓蘇名微，副將姓展名蘊。當日望洋樓內軍士見海面浮浮泛泛，如蟻如蝗，料係寇匪，連忙報知。蘇微同展蘊上城，用清遠鏡照看，果然牽牽連連。蘇微道：「眼見定係雙龍童體仁借得異島兵將復仇。前次喪折了烏楓嶺，故今舍北而由東北取滋榮為進攻之路。但初到銳氣正盛，且渡法古怪，宜堅守以視之。」展蘊道：「不可。彼前雄軍惡馬，尚都喪折，今無非烏合之眾。若只靜坐，而使遍野村莊市鎮、民人六畜為所蹂躪乎？須先戰以挫其鋒，勝與不勝，閉門未晚。」蘇微乃同下城被掛，率一千五百名軍士，靠濠列陣以待。

只見鐵鵬挽著蒺藜飛奔而來，展蘊使的點鋼矛加鞭接著，鬥過十餘合，遭蒺藜打傷馬腳，展蘊翻身步戰。蘇微見長矛不便，乃使刀驟騎向前。鐵鵬舍了展蘊來迎蘇微，展蘊便挺斧從旁追刺。哪防鐵雕又自後至，暗使飛錘擊中腦門，倒落塵埃，趕近揮斧砍死，率眾直衝過來。陣內將士接鬥，刀斧砍在雙龍軍卒身上，只聞怦怦響聲，並無破損，反多被傷。蘇微恐城池有失，旋疆便走。到得陣內，鐵雕攔住，鐵鵬便乘空搶路占住城門。蘇微見勢已孤，舍卻鐵雕，帶領殘兵奔丹鼎城。鐵雕趕與肆殺敗卒，鐵鵬緊已追，蘇微令軍士先行，親自斷後。鐵鵬使軍士團團裹住，令長槍擡刺，自掛住蒺藜錘，取出彈弓，認定眉心拽弦。蘇微不防，正中左目，手裡刀鬆，死於非命。

鐵鵬使軍士抬著展蘊、蘇微屍首來招降丹鼎。這座城池處落星岡巔，又名飛來城，乃盧生在天井山煉丹時穢污，丹從底走，鼎因爆激，冒沖霄漢，垂墜落星岡，化為大城。周圍霞光燦灼，比鐵尤堅，只有一門，係鼎缺所化。其守將展懷，副將蘇童、文興。展懷係展蘊之兄，蘇童係蘇微之姪，同文興俱係有名勇將。當日見敗兵報信，展懷令蘇童領兵五百救應，文興領兵五百幫援。蘇童提著烏金牌，過濠便逢耀武揚威寇將，卻是鐵雕。蘇童不管好歹，舉杵當頭壓落。鐵雕見勢兇猛，用雙斧架祝兩員猛將格鬥多時，鐵雕退走，蘇童舉杵奮追。文興喊道：「敵人不是真敗，小將軍莫要中計！」蘇童道：「叔父之仇，豈容輕縱？將軍助我擒此賊匪，以泄恨氣。」說罷，舉杵又趕。文興攔斧領兵隨行。蘇童只顧緊向鐵雕，哪期仙弓島頭兒匡晶拋起飛索鉤圈自上蓋下。蘇童連忙攔撥，鐵雕回頭揮斧劈到，文興搶步掠開。自蛙島頭兒越彤使銀狼頭盡力猛擊，打得蘇童腦漿迸流。可憐好個少年驍將，因報仇心急喪於寇手。幸得眾軍士拼死奪回屍首。

文興且戰且走，保護進城。展懷道：「我看寇兵只顧殺人，並不遮隔，刀斬斧砍，俱無損傷，衣甲必是奇革。當先破其衣甲，始可取勝。」文興道：「須擒得寇兵，方知底裡。」展懷道：「易耳！」帶三百名鈞鑱兵提槍上馬出城，童體仁中隊正到，接著便殺。展懷將槍招起，鈞槍齊心卷地而前，活擒得兩個敵卒。展懷架開兵器，回馬疾歸閉門，視寇身上，胸背各有一層黃膜，臂膊亦然，俱係兇筋繩線捆紮。取利斧砍之，毫無破碎，反堅硬起來，展懷大驚，令掛免戰牌，具文申報黃雲城。

童體仁便紮營於要道，命鐵雕、鐵鵬帶領各島頭兒，分左右二路攻取州邑，搶掠子女玉帛，沿邊數百里俱遭荼毒，紛紛報入都中。島主先接莖頭城為浮金散軍金埔等奪占，又報復謀得天印交結各島，起兵復仇，今又東北各州邑急報。念客卿遠追浮金，西庶長親駐雲平嶺，顧庶長勞疾沉重未痊，慌得無措。

余大忠、包赤心勸駕親征，水湖諫道：「不可。雙龍狂暴雖凶，料難即破滋榮，應召西庶長還朝調度。」包赤心道：「金湯在篤篤為心腹大患，西庶長豈可輕離！仍須親征為是。」島主志忑未定。忽又報道：「童體仁因見展懷閉門，將所擄劫城蘇、展兩家人口在濠邊凌辱，號楚慘極。將士望見，俱忿怒慟泣，展懷莫能鎮管，令眾出城爭奪，人口雖都搶得，展懷、文興俱沒，鼎城亦隨失卻。童體仁現屯兵滋榮關外，計算攻齋。」島主驚道：「寇勢如此猖獗，寡人非親征不可。」蔣夔苦諫亦莫能止。

水湖、蔣夔同踵顧府請會，庶長聞兩大夫偕來，必有事故。命童子扶到書房。水湖、蔣夔進見，將事逐細告訴，隨即別出。庶長傳余大忠、包赤心問道：「聞雙龍兵鋒甚猛，大夫有何善策？」包赤心道：「小於等無知，願聞確論。」顧庶長道：「老夫病久，諸事未免疏忽，大夫毋得過謙！」余大忠道：「鄙等意見，惟須主上親征。」顧庶長道：「有謀臣智士、精兵勇將護駕否？」二人回答不出。顧庶長道：「老夫只道意見係主上的，哪知出自兩位賢大夫。或有差誤，惟汝等是問？」二人連忙打恭道：「某

等膚淺錯誤；今當竭力回天。但滋榮現在急緊，亦望庶長作速調度。」說畢告退。

顧庶長命人將筍輿入室，躺臥於中，直至韓子郵館內，問知在碧梧塢，囑之家人通報，倚著童肩進門，由東角經過迴廊曲榭，早見子郵在池邊，憑欄紫薇看童子代鵝濯洗翎翹。顧庶長緩緩步到背後，童子仰面看得，告道：「客來？」子郵轉視，驚道：「聞庶長違和，正宜靜養，何以辱降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掖於小軒。顧庶長道：「賤體沉痾，不能為禮，先生勿怪！今因主上幾為小人所誤，老夫特造拜懇奇謀，以安國家。」子郵道：「願聞其略。」顧庶長將雙龍節次攻取城邑，及兵到滋榮關，餘、包勸駕親征，並鴛鴦、芝頭、天印等事逐細數說，子郵道：「纖微細事，庶長傳召吩咐就是，何須帶帶光臨？」顧庶長道：「恐非躬謁無以表寸心誠耳。」子郵道：「速前有言，浮石與浮金軍旅誓不與焉，其他處危急，安能袖手而辜負君恩乎？」顧庶長乃撲地再拜道：「先生如此為懷，老夫無憂矣！」子郵頓首扶起道：「庶長請歸，速即動身往雲平嶺與西公籌畫。」顧庶長道：「聞滋榮關甚急，先生如何反繞雲平嶺？」子郵道：「滋榮將士係平無累所練，鎮將衛仁係客卿所拔薦，自通明調任滋榮關，事可以勿慮。兵法尚奇，速往雲平另有所見。」顧庶長道：「客卿不輕用人，老夫忘卻守將係所拔薦。請先生路少羈，衛仁雖能，然恐有萬一之失。願為留心，老夫告別。」子郵道：「敬遵鈞命！」送顧庶長去後，即備坐騎星夜上雲平嶺。西庶長喜道：「韓君下降，鄙憂可分。屈駕權居半月，老夫率眾沿邊驅逐雙龍寇匪。」子郵道：「無庸庶長勞力，已有破之之策。願代此行。」西庶長大喜，問道：「用兵幾何？」子郵道：「且待往鴛鴦看來。」西庶長道：「老夫莫能奉陪，有良驥請先生乘坐。」命家將牽至，乃是匹烏騾，渾身如退光漆黑。子郵望道：「觀其行來，後蹄跨過前跡，果屬龍駒，不敢套辭，請令箭一枝，以便使用。」西庶長取交，撥親軍百名隨行。

子郵揖別，跨馬到嶺下內寨。何舟接見，子郵問道：「近日可曾相殺？」何舟道：「自庶長、客卿往返時衝劫一次。」子郵道：「不佞且入城看來。」何舟默默而有難色。

子郵出營上騎，帶兩個軍士到鴛鴦濠邊，傳召金湯。城上於俊巡察，見係冠軍，慌報與金湯，開門迎入，眾將齊來參謁。金湯道：「前有燭相令諭，棄此歸國。湯等因未得冠軍消息，且燭相已老，郎子在側，恐終遭其毒手，是以諸弟兄皆不願回。今冠軍歸來，眾人有依賴矣。」子郵道：「子直畏誅，逃於天印；福厚背君，遁入雙龍。現合童體仁取浮石十餘城邑，進兵滋榮關。」金湯道：「冠軍何不縛取，以正其罪？」子郵道：「客卿本吾手足，即素所道汙染拯脫出獄，於黃山離散者也。不料流落在浮石，辭爵而拜客卿，今現圍浮金主於天井關。

吾意欲使兩國息兵養民，復修舊好，永無相害，卿等各仕浮金蔭於封妻，吾與客卿然後訪求出漩渦法，返中華，誅篡賊，復周室。」諸將道：「眾校皆聽指使。」子郵道：「而今當先破雙龍，擒郎賊，未知諸卿意見如何？」金湯及眾將齊聲道：「吾輩皆係冠軍所栽培教育，人人樂從。」子郵道：「金塘等屯兵芝頭城，今雙龍領兵深入，島內必虛。前閱雙龍地圖，周圍一千八百餘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窄，形如豬腰，進出道路只有東西二口。其島巍高峻削如城，四面八方皆係一樣。東口夾峽有九曲八十一灣之轉折，兩岸俱係峭壁，至低處亦高十餘丈，高處二三十丈、數十丈不等；西口瀑湍，有梯形三十三處之懸衝，峭陡等於東邊。兩口峽底俱係尖利堅石，大小出沒，密密如蒲，層層如浪，稍有不到，巨艦亦立碎沉。東口之旋轉不易，西口之溯逆尤難。岸上復有各樣摧擊之具，險處皆積磊石。船入峽中，兩頭堆石斷河，乘勢火攻，萬無一脫。如有兵守，終不能得。況彼前次傷折頗多，現在又帶大眾過洋，復仇情急，顧前未暇慮後，必將守兵撤去。即有，亦非經練能事者，自可驚而走之。如得入口，雙龍便不難圖也。湯開、秦吉可到芝頭邀齊金塘等，領兵乘船，替襲雙龍，由東口而上；吾同金湯領現在將士往復丹鼎，彼自莫能久留，待其退時，隨後追逐，由西口而進。前後夾攻，事應克濟。」眾校稱善。湯開、秦吉領命去了。

子郵問金湯道：「島兵有金蓮裹體，刀斧不得傷身，以何法破之？」金湯道：「肢體雖包，手指、眼睛尚露，應熔金為粟，以藥煎煮，用筒噴撒，見血即倒，或能制之。」子郵道：「汝照辦來，再鍛如意揮金戈一把，長九尺，重六十四斤。」金湯監造，二日齊全。並將舊油布帳載四十車同輻重進發。令金湯領兵一千五百為先鋒，令何舟領本部軍將，帶百名親軍，由雲平嶺內往滋榮關協守，相勢追殺。令何方樓領本部軍為後隊，令盛堅守鴛鴦。諸將各遵辦理，再率兵馬起程。

卻說金湯五日到得丹鼎，城內只有童體仁、郎福厚並偏將數員，石犴去巡撫城邑，鐵雕、鐵鵬攻滋榮關，各島將士四處擄掠，俱不在此。當下，童體仁見官兵來。立時披掛。郎福厚挽住手道：「吾主且慢輕出，須探訪何處人馬，將帥智愚，方可以定戰止。」童體仁道：「愛卿豈未知，孤有萬夫莫當之勇，況將士皆著精甲，今敵臨濠畔而怯戰，何以策勵各島？卿試登高觀之！」說畢上馬，領三千軍馳過吊橋，見對面陣已結成。

有將使雙簡驃騎迎到，童體仁舉斧攔砍，那將接鬥十餘合轉歸陣中。童體仁奮勇衝入，裂開復閉，後軍俱莫能進。那將翻身再戰，四面軍器齊來，童體仁架攔費力，砍條血路奔走。那將緊緊追上，使簡從脊梁擊下，將護心鏡打得粉碎。童體仁拚命突出，將士已散大半。

城上鳴金不已，童體仁收軍退回，郎福厚趨上道：「吾主所戰之將係何姓氏！」童體仁道：「孤家遇著便殺，未暇問其名字。然武藝不凡，盾心受其鞭擊，幾乎墜馬。」郎福厚道：「微臣認得，名喚金湯，同金塘、楊善三人，俱係韓冠軍首將。今詐敗引誘陷陣，若非吾主神威，已為所算矣。須得石相並二鐵將軍速回，先滅金湯，後圖進剿。」童體仁依言，取令箭飛召兩路及各島兵將回城。

且說鐵鵬、鐵雕分途取奪擄掠，會合於滋榮關紫塞，雙眉塢關內寂靜無聲，百般辱罵，總不見睬。乃造雲梯飛橋、撼山撞杵等件，清晨正欲攻打，忽接令箭，問明島主受傷折陣，只得令軍士拔寨，忽聞關上鼓聲大震，鐵鵬囑鐵雕率眾先行，親自斷後。只見門開，軍馬擁出，為首一將花白鬚鬚，執撥風刀，驃馬馳來。鐵鵬使蒺藜錐迎戰，且鬥且退。怎奈山勢高下不平，退難進易，回身接戰，莫能抵當，正為所殺。

鐵雕領敗兵奔到丹鼎，天色正晚，石犴已回。鐵雕訴說鐵鵬陣亡，童體仁忿恨之至，令來日清晨全軍進圍營寨，務獲金湯，以報鐵鵬之仇。諸將得令，次早同帶雄兵，人人施勇。出見結陣，爭先裹包，只見一片煙起，隨風鋪漫而來，官兵往後退走。鐵雕喊道：「敵知大軍畢集，焚營遁矣。三軍速追！獲著金湯，自有重賞。」將士得令，盡力冒煙齊進。只見金湯已經排列在前，童體仁令將士四面攻打，不可入去。諸軍圍緊。

忽聞陣內鼓鳴，分佈噴筒，勢如風雨，著者渾身奇癢，氣噎筋麻。八方迭噴迭進，將士俱不能施勇，漸漸跌倒。童體仁大驚，引親隨軍士逃歸丹鼎，將到吊橋，只見兵馬護衛郎福厚奔出，一員敵將濃眉豎眼，橫刀追趕，止於吊橋口，後面俱係浮石旗號。童體仁知城已失，令軍將保郎福厚先行，奔勁城回島，親自斷後。行到勁城叫喚，忽然梆響，弩矢如蝗，城門開時，又是浮石兵將殺出。童體仁轉頭急奔，只見大隊敵軍屯紮，為首三個將官喊道：「奉令待爾多時了！童體仁，可將郎福厚丟下，饒爾性命！」童體仁使巨斧，石犴使雙刀，鐵雕使雙斧，拚命向前。看那三將：一個使雙戟，一個使金鎗，一個使銀藤鞭，接著廝殺。後面炮聲震動，金湯又同眾將追到。童體仁等不敢戀戰，奪路而走。到得海邊，見有船泊，便俱搶上。查點，又折了石犴，只剩千餘軍，解甲扶舷過洋，方幸逃脫，痛恨金湯詭計。

忽有島內巡軍報：「金塘等領兵由東口潛襲，失去驪珠等關。進攻雙爪嶺，守將林堅、吳艾俱經戰死，請島主作速回國調度。」童體仁驚道：「如何恁般猖獗？」郎福厚道：「微臣前曾寄書約子直起兵，此時未知彼處事勢若何，應自往催視。」童體仁道：「愛卿何可刻離孤家？且到島中，另使人可也。」次日抵西口，第三日進入都城，令鐵雕往雙爪嶺緊守，鐵雕得令。忽有急報報道：「浮石兵將過洋，搶得西口。一路十餘城，守備單弱，或降或破，俱被奪占，現在進攻雙台。」童體仁駭慌道：「何得如此迅速？」郎福厚道：「金湯智勇雙全，可速請天印救兵，以乘其背，方免深害。使他人恐不得力。今事急矣，必須微臣自走一遭。」童體仁道：「路上疏失若何？」郎福厚道：「不妨。前於軍中收存浮石、浮金兩國章號，途中可以放心。」童體仁道：「千萬速回，毋使孤家懸望。今令烏豪引路同去。」郎福厚應聲垂淚而行，由小徑逾嶺覓船，晝夜兼程。趕到天印壁下，說與守軍，只稱雙

龍使者。守軍報往紫綬墩，次日放下竹籠，上島進衙。子直在堂中望是郎福厚，連忙趨迎，各訴別後情事。子直與沙虎說明，二人見禮，沙虎道：「大夫請寬心，某視浮石將士如黃葉、白草耳。往日之敗，乃誤中奸計。今不用船戰，專用陸攻，管教他堤崩岸倒，城碎嶺平！」郎福厚道：「浮石用兵比當時更加靈變，亦難於輕忽。」沙虎道：「大夫未知某軍將器械耳，且請觀之！」郎福厚道：「願見。」乃同出大堂，到西北教場上，登台看時，寬闊一片空地，不見人影。沙虎將白旗展動，鼓聲驟起。又將紅旗招展，八方將士如潮湧到，分作兩排，半邊長槍，半邊利刃，左臂各挽鮫皮牌。

沙虎將黃旗招展，兩軍各作攻擊之勢，上下如攫鳥迴旋，似風篷複合成陣，槍刃相間，短長相救。演畢，分為二陣，於百步外豎草十束，各軍取牌內所藏暗弩迭放，並無一矢落地。又置木牌於三十步外，取鏢連發，枝枝中的。

郎福厚大喜道：「請先告別回島，照會整頓，以便將軍兵到夾攻，並收羅寶貨，犒賞將士。」沙虎道：「聞浮石輜重俱在丹鼎，今若直往雙龍，我勞彼逸，丹鼎之眾隨躡，反致腹背受敵。莫如逕襲丹鼎，破之，則養息以待其來。即不能破，而浮石攻雙龍之師聞信恐斷歸路，必定趕回，某等邀截於途，雙龍掩擊於後，莫不勝矣！」子直贊道：「將軍妙算如神，大夫請選備辦。」郎福厚復叮嚀拜別。

再說子郵用舊桐油布帳燒煙，引雙龍諸島金蓮甲過營，這蓮瓣沾著桐油氣味，俱朽壞如腐，所以噴筒金粟深透膚膜，著者人人發癢，昏迷倒地，十四島兵將未曾走脫一個。童體仁大敗奔回，不期何方樓已襲進丹鼎，城內軍少，莫能抵當。郎福厚同將士逃出，逢童體仁，令先往勁城。誰知趕到又被由蘊暗取，只得望海奔走。遇著於峻威遠、方雙，截住大殺，石犴被斬，狼狽領了殘兵敗將逃歸。這裡子郵將甘草煎湯，滴入各受金粟傷倒將士鼻中，盡行醒回。子郵問道：「浮石與汝諸島素無仇隙，胡為助虐？」終亭同眾頭兒叩首匍匐道：「某等皆緣島主被惑，誤百已虎威。」子郵道：「今放汝等回家，日後永無侵害。倘蹈前轍，斷不輕宥！」諸頭兒叩首稱謝，領兵覓渡而去。

子郵令金湯、何方樓領兵八千先往西口，再檄、何舟守丹鼎，乃乘風往雙龍來。金湯等過洋，到那時天漸微亮。看那形勢，山高水急，聲如巨雷，船隻非自上流提挽，萬難逆溯。奈兩岸嶄削，無容足之處；巔若螺髻，似有曲逕，而低處亦高二三十丈。籌思未得良策。子郵艇近收帆，何方樓等迎著稟道：「須多用弩箭，係以生絲，射逾巔頂，然後總絲為繩而上。」子郵道：「計固可行，但箭身輕活，不若石子，以絮包之，堅絲捆紮，如炮競擊，即不越過，亦必墜緊於凹處，始免貽誤。」二將遵令，選絲取絮，捆壓船石子，用機飛發，頃刻已有數百。當下，何方樓插著雙錘，腰帶長綆，喝道：「且止！」乃匯總各絲，兩手旋接，不曾暫停，直到巔頂；放索，提得布梯，繞係峰頭。金湯等將士魚貫而登。才有三百餘人，布梯忽斷，十數軍校齊落水中，大眾驚駭聲洪。守口將官燕鐘已覺，率眾殺來，自巔頂壓下，勢甚兇猛。金湯使簡當前，何方樓等繼進。

鏖戰多時，金湯身被數槍，拚命奮上，打倒燕鐘島卒始退，金湯領百餘壯士追逐。何方樓引起大帆，令兵將並力拉挽，諸船銜尾而進，逆衝三十三層天生陡石。登岸係纜，鼓勵爭先，搶城奪邑，量留鎮守。收得堅車，晝夜驅轡，直抵雙毫。

子郵隨至，令道：「此城險峻，二三人同心，自可取得，但多傷牙爪，糜爛百姓，非計之善也。只須築壘於當途要道，圍而勿攻。」眾將遵令，二日完成。另派水陸邀巡，次晚獲住快艇二隻，稟道：「稽查雖有本國章號，因詰，回答支吾，不敢輕縱，因將船內人等拘帶請示。」子郵從帳中看去，那所獲者正係郎福厚，即迎下道：「大夫久闊！今日甚風吹降異域？」郎福厚見係子郵，羞赧無地。子郵令檻好，解送丹鼎鼎獄。再訊烏豪及篙手、舵工，得知沙虎、子直勁襲丹鼎。金湯道：「相應乘彼未至，退往埋伏於途中，出其不意，可截而取也。」子郵道：「計天印往丹鼎路程，雖有烏金嶺等處隘塞，但守備單薄，奚能阻遏？郎福厚到此，沙虎、子直必將近丹鼎，中途焉可得而埋伏？且所用圍魏救趙之法，若性前去，正上其算，彼反得伏以邀我。況何舟老練智勇，不下於敵，兼之糧足，可保無虞。現在形勢，莫若乘其內虛，直搗天印為最善。金湯謹守各寨，布惠巡察西口，不佞帶何方樓等星夜往襲，得則旋而擊之，不得則憑險設伏以截，其聞信奔歸，莫不濟矣。」諸將大喜，乃選軍三千，用艦二十艘、小船二十隻，裝作商船，下口揚帆，五晝夜始抵天樓仰看均係峭壁懸岩，高數百丈，周圍審視約千餘里，四角矗立。只見花落猿啼，絕少羊腸鳥道，又無土人可問。何方樓道：「向來雖知天印極險，不料至此，若非內應，如何得破？子郵令何方樓等停住於島邊，自率將校十員，令各用繩索纏身，又帶大號、中號長金鏈數十條，由北開到東邊，見有瀑布白石洞內噴出，如垂白練，兩邊桃樹成叢，枝頭累累，如杯如碗，紅白青紫可愛。使命將船泊下，令東方旭道：「汝之彈法精熟，可帶勾槍、小旗各一件。這裡桃熟必有猿取，可藏身草叢間，待猿聯臂控落採摘時，即彈頂上猿指，下面眾猿自墜，便將旗挑槍上，招展通知。」

東方旭得令，帶了餘糧潛匿崖邊。再令起碇，約行三四里，回頭觀望，早見紅旗招展，連忙回舵趕到。東方旭道：「適船離後，即有群猴串繩，小將彈脫十餘。大者攀援騰躍，只有幾個小的不能得去，現在躲避亂竄。」子郵道：「足矣。」令搜尋著，共得五個，俱用細金鏈鎖其頸項，再用中號鏈子總鎖小鏈，數十條接成一道，鏈尾結鎖石塊。乃同拽篷轉西，令健士飽食，率何方樓等復到瀑布邊，看小猴俱不見了，只有金鏈直豎，卻係老猿窺人已遠，復下來引去耳。子郵令道：「誰先盤上，便算頭功。」何方樓、白中、方雙齊聲答應，帶著繩索頂踵盤旋，果然矯捷，次第到巔。放索提起三人，次又六人，半個時辰，共登二千將士。令取三日糧並器械係上，殺往北邊，奪關迎接，再令將船開回。

何方樓指與將士說道：「諸君知乎？韓翁領眾俱去，此係絕地，作速力戰則功，使敵知而防備，便盡死也。」眾將士道：「願隨將軍！」何方樓提刀砍斷金鏈，以絕眾望，再為直往前進，並無阻擋。捉住土人問路，答道：「原先各處皆派巡守，嗣因調遣，故無人知。今惟紫綬墩並關口有兵，亦屬無幾。」何方樓帶著同走，黃昏時候望見紫綬墩，眾欲止住，待天曉進戰，何方樓令食乾糧，歇息片刻，與眾將士道：「乘黑前往，出其意外，所謂從天而下。大好機會，不可緩失。」眾將奮勇，銜枚趕奔，半夜抵紫綬墩，擁入營內。守將彭悅措手不及，只得投降。

何方樓令將海鯀等家眷俱監守好，天明到關放下懸梯，稟請子郵上天櫻子郵看山川形勢，邊高中下，自邊到底約有二裡，低處都係壟畝。行過百里，地形漸高，居民稠密，愈行愈高，平地湧起高坪，即係乘紫綬墩，周圍約有百里。子郵上墩進府，撫慰彭悅等將士，令何方樓領兵五百守紫綬墩，於教場北造浮屠以望海洋；方雙領兵二百管北關門；白中領兵三百，周流巡察；使八百兵摻搭百姓，分守要缺。再取天印衣甲一千二百副，帶彭悅上船，令將士換穿，使彭悅引著，假作天印軍將敗逃，以賺沙虎等。入營時，哼聲為暗號。功成有賞；敗露，妻妾子女並誅。彭悅不敢不遵。

順風開行，第三日晝抵雙梁港，起岸繞到光燄谷，歇息加餐，直奔丹鼎。天印巡軍看係本島兵，又見彭悅，哪裡還起疑心，報與沙虎。其時已係黃昏。

再說沙虎同子直領兵近浮石境，捨舟登陸，奪得烏金嶺蒲葵寨，殺到丹鼎城。何舟閉門緊守。沙虎令軍士辱罵，終不回答。一連數日，正在憤懣，忽聞守將彭悅等來，大驚無措。彭悅進營，未及開言，後面將士便齊動手，刀剝斧砍。天印將士先聞島遭襲失，心已慌亂，忽又變生倉卒，黑夜難辨是彼是己，標弩俱莫能施，惟有爭奔蹂躪。官兵聞得暗哼，即以聲答，無號便砍。鬧至天亮，沙虎身體遭眾踏得爛爛，三萬五千軍士死卻二萬有零，餘俱重傷。單單走了子直。

何舟出城迎接，子郵道：「沙虎之死乃係自取，這三萬兵眾實屬可憫。死者埋之，未死者醫之。將軍再率兵五百，駐紮雙龍西口調度糧草。」何舟得令。子郵又查將士內瘡痍者，俱優給俸糧，於丹鼎養息，挑選一千無疾者，帶往雙龍。行不多時，忽見報道：「逃犯子直於廁內擒獲。」子郵令帶驗看。原來子直聞得變起，便由寨後走避，通宵至午，力竭神疲，忽聞馬嘶，回見追趕甚近，便登廁藏匿。官兵尋到，情急無策，跳沉糞內。槍手勾起解來，已是眼閉口張。子郵見係真死，令梟示海邊。乃渡洋由東口上。

再說金墉等將士在鴛鴦城別金湯後。趕奪冠軍不及，屯紮於菱盤谷。探得芰頭城老將婁嘏病重，便陸續暗進芰頭。三更放火驚死婁嘏，聚糧練土，以訪冠軍。及見湯開傳令，眾人大喜，立刻整齊出城。於白蘋洲僱船過洋，趨近雙龍，挨靠島麓，越進東口。

天亮登岸，守兵方覺，抵敵不及，投械拜降。

乘勢誘得驪領關，奪得柏木關，招降玉尺關，進攻雙爪嶺。及子郵到岸時，眾將聞知取得天印，誅了沙虎、子直回來，各加奮勇爭先，半日得嶺，鐵離為秦吉所斬。便至雙毫濠邊約齊，紮寨候令。

子郵車到，金湯等迎接稟道：「雙毫巍峨非常，雙龍糧草咸儲於斯。元都雖係省會，卻人稠蓄寡。若得此城，進取元都如拾芥耳！」子郵道：「山岡陡削，築踞於中，兩邊相去裡許，峭壁之上各有營寨，攻打殊難。」乃出營觀看，見左邊岡外有峰端聳，問係何名，小校稟道：「名紫氣峰。」因同將士齊陟極巔，見城治東西有兩石峰，平地卓立，較紫氣而更高。四旁草料廣貯，倉廩密排，城外嶄然闊濶迅圍。佇有片刻下峰，只見山麓許多樵彩軍士追雉逐兔，絆鹿圍糜。子郵問道：「這係何地？」金湯道：「乃雙龍之囿。童體仁得著禽獸都送於此蓄養，以備射獵。」子郵道：「貪逞肆其兇殘，以重禽獸而荒田畝，是誠何心？」還到帳內，令軍士三百名追取活雉，兩個時辰捉得百餘。乃令湯開、秦吉各帶副將二員、島兵五百伺候。火起，湯開往南，秦吉往北，搶奪壁寨。令金墉帶著雉籠同緩香藥登紫氣峰，係於雉項，對著雙毫放去。隨即擊鼓鳴金，齊聲發喊。並付一函，事完拆看。

卻說雙毫守將乃童體仁之弟童深仁，生來勇力非常，學成武藝過眾。加之地險城高，草多糧足，看得敵兵如同兒戲。初見築寨，笑道：「此等凝壘，我靴尖踢之莫不倒矣！」左右道：「胡弗先滅之，以挫其氣？」深仁道：「若將現軍誅絕，他時敵人莫敢來矣。今築壁壘是知我糧足，懼我鋒銳也。當養之以壯其膽。待彼後軍大集，島主自將上口五雲門挖開，下口回鱗灣堵斷，無須用力，敵軍百萬俱成魚鱉耳！」左右歡呼，舞蹈稱賀。

深仁曾於廉能等妾婢女內選得數十有姿色的，暢飲縱樂，日以為常。當夜酒正酣時，巡軍報道：「草堆火起。」深仁道：「城內並無奸細，此火非關緊要，傳令作速撲救！」片刻，數處報糧倉俱著，深仁仰望滿天通紅，鼓聲大震，始驚道：「不好了！定有裡應外合。倉卒難於抵敵，且退元都再作商量。」慌帶美女，上車的上車，上馬的上馬，往城外跑。眾將士視主將走脫，哪個敢留？哄然爭逃。

再說湯開、秦吉見果然煙燄滿空，各暗引兵上到壁邊。這兩寨內軍士家眷俱在城中，遙望房毀，眾人驚慌失措。忽聞大聲喊殺，心膽俱裂。回顧為首將官，勇不可當，都拼命亂竄。

湯開得了南寨，知深仁等俱逸，與副將裴通道：「空城正好襲取，以納大兵。汝領三百兵守住勿動，我帶二百軍前往如何？」裴通道：「遵令！」湯開率眾下壁向西門來，方到吊橋，忽聞一聲鼓響，女牆上旗幟齊豎，湯開急叫：「中計！」正是：潛行只道機謀密，鼓震方知見識遲。

未知湯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